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西漢年紀卷二十三

宋 王益之 撰

元帝

永光元年春三月隕霜殺麥苗紀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

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荀紀本紀夏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日中有景無光五行志上詔責三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増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歳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宜各以誠對毋有所諱于定國傳秋九月上酎祭宗廟按原本無秋九

月以下八字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歸縣其安車傳子孫薛廣德傳　考異曰百官表載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免又載七月辛亥韋元成為御史大夫則是廣德之免亦在七月矣至於定國之免乃以為十一月戊寅按廣德傳云秋酎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廣德以去年十二月為御史大夫則是九月為是又考于定國傳上責詔三公云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使已至十月不應云年歲未可預知也傳所載前後參錯未知孰是今皆削去日月載於秋酎前後上之為太子也受經於太中大夫

孔霸及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户號襃成君給事中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孔子十三世孫也孔光傳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是月日乃有光五行志石顯憚周堪張猛數譖毀焉考異曰劉向傳作恭顯然按是時宏恭已死今從通鑑削去恭字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

古畎字畞猶不忘君惓惓讀與拳同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食汝反愚意退就農畞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讀曰烏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與貽同我釐與來同麰音牟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音翕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音紫亦孔

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女教反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夘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憯千感反　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側介反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丈爾反二彗星三

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五歴反退飛多麋有蜮音域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于具下同木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音終螟音冥蝝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輙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莫候反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

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汝救反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五故反膠戾乖剌來曷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

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秉治亂之機未知孰任
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秉權籍勢之人子
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
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
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
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
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

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皮鄙反）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彼驕反）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

堯朝周公與管蔡同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

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

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隂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石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劉向傳 長安令楊興與賈

捐之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

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考異曰荀紀作君簡通鑑從漢書今從之興曰縣官常

言興瘉與愈同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

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

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期思侯並

可為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

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

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
畁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
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以為宜賜爵闗内侯引其兄
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
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平陽侯王禁與
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懐詐偽以上語相風讀曰諷更工衡反
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

竟坐棄市輿減死罪一等㒟鉗為城旦捐之傳上之為太子也歐陽地餘以中庶子授經及即位地餘侍中貴幸是歳為少府百官表儒林傳故建章衛尉丙顯為太僕百官表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匈奴傳通鑑

永光二年春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為丞相封扶陽侯右扶風鄭宏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元成傳上問給事中匡

衡以日食地震之變及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嵗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子鴆反)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

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隂陽之理各應其感隂變則静者動陽蔽則明者晻(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宫衛罷珠厓偃武修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宫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聞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匡衡傳

秋七月隴西羌彡所廉先廉二反姐音紫旁種反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

邊郡四百闗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

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

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府板反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别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馮奉世傳八月上令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曰皇帝問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耶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迹射佽

飛𦐂者劉德曰𦐂者謂能張弩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力追反嗕乃𦐂反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

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本紀 馮奉世傳）是月天雨草如莎相樛結如彈丸（五行志 荀紀 按原本天雨草二語入前上今發兵六千餘人之上文意不屬今移於此）是歲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陽平侯王禁薨子鳳嗣（五行志）左馮翊嚴彭祖為太子太傅（百官表）彭祖延年弟也（嚴延年傳）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

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初彭祖與魯國顔安樂事眭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顔嚴之學儒林傳

隴西太守馮野王為左馮翊百官表　野王奉世子也石顯見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倢伃在内顯心欲附之薦言倢伃兄謁者逡千旬反　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故官石顯傳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本紀奉世傳

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本紀康傅昭儀子也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帝為太子得進幸帝即位立為倢伃欲殊之於後宮以其有子為王上

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位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外戚傳 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 帝悼傷許共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黄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恱狀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嵗久之有一男失之許皇后傳是嵗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傳序 侍中中郎將王商爲右將軍百官表

永光四年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按原本無夏六月以下今補入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口本反愊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一甲反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晦昧説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

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張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

顯口劉向傳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䟽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

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考異曰此事通鑑載於建昭二年按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然周堪為光禄大夫在永光四年未幾疾瘖而卒則房此事在永光四年明矣今載於周堪拜光禄大夫之後　按考異稱載此事於周堪拜光禄大夫之後而此上不書拜周堪日月疑有脫誤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從通鑑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房傳　按原本無上曰以下三十三字語意未完今節錄房傳補入

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周堪疾瘖不能言而卒石顯誣譖張猛令自殺於公車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劉向傳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

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孝宣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廵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

便殿歲四祀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與此上則為二十五祀
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
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
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
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貢禹嘗
以為言至是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
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
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

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讀曰恭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讀曰豫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

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韋元成傳九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紀韋元成傳諸陵分屬三輔本紀顔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

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别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虚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本紀十一月復下詔曰葢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毁所以明尊祖

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

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絶人類賓賜長老矜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韋元成傳

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壊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五行志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歸本紀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本紀亦見食貨志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徳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吕作亂海内揺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徳莫

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丞相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十二月乙酉

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為清靜也祭不欲數數所角反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韋元成傳本紀

是歲河决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溝洫志

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本紀

是歲丞相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

母非適(讀曰嫡)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元成傳 本紀)太子太傅匡衡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讀曰附)經以對言多法議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勳(匡衡傳 百官表)帝好詩衡為光祿勳居殿中以詩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褚先生補史記)少府歐陽地餘卒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百官表)貴幸為梁邸易自宣帝善梁邱

氏説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㑹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子私反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竹庾反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朱雲傳

建昭二年春正月上令京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輙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

辛卒相准如此法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傳 考異曰通鑑載於六月以後按房傳房拜魏郡太守以二月朔拜上封事則房之除守當在正月今書於正月六月乙亥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諸侯王表本紀尊其母馮倢伃為昭儀外戚傳荀紀房至陜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十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

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子弟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觧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説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

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王欽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石顯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

偽于反

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有司請逮捕淮陽王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欽免冠稽首謝罪八月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

邊考異曰本紀及荀紀書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傳云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又曰至其七月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是房之去此書之上蓋在七月也又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是房以七月去以八月下獄棄市也御史大夫鄭宏坐與房善免官此事是在房下獄棄市之後百官表載匡衡為御史大夫乃在八月癸亥益知房之死宏之免俱在八月明矣考異為紀不知日月故繫之年末為是今從通鑑書於匡衡為御史大夫之前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鄭宏言之宏坐免為庶人房傳淮陽王傳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石顯而與左曹中郎將泰山王章槐里令朱雲相善雲數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與章共短石

顯夂之有司考雲疑風讀曰諷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元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帝世章亦為顯所陷免官朱雲王章傳

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

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石顯傳 癸亥以光禄勲匡

衡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通鑑

考異曰漢書本紀作閏六月通鑑據長歴作閏八月今從通鑑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

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本紀荀紀

建昭三年六月甲辰丞相扶陽共侯韋元成薨本紀百官表恩

澤侯表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戊辰

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通鑑本紀

建昭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縣稾街十日通鑑甘延壽陳湯上疏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工客反埋胔才賜反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

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陳湯傳考異曰按陳湯傳作繁延壽唯百官表作李延壽荀紀通鑑亦作李延壽今從之夏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亡後絶本紀中山王傳

建昭五年春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來到反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方目反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本紀夏六月庚申復戾園本紀壬申晦日有蝕之本紀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

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丞相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言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又告謝毀廟久之上疾連年秋七月庚子遂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讀曰豫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本紀

韋元成傳是歲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通鑑長安士伍尊上書顏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數奉甘毳讀與脆同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有仁恩內結於心雖介之

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删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内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百官表作十年正當是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隷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絶免顯官奪邑四百户後以為城門校尉吉傳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

立社山陽槖茅鄉社有大槐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五行志

竟音境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單于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賜單于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在位多舉馮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

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馮野王傳通鑑原本不書延壽卒及舉野王事作三月丙寅詔曰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野王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文義未明今從本紀野王傳更正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百官表初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

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讀曰示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

復數增秩賜金至是徵為少府召信臣傳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内侯按原本無夏封騎都尉以下今從本紀奉世傳補入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顔曰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

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
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
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
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
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讀曰趣不立不知所從
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
著為世使表獨抑厭一涉反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
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録馮奉世傳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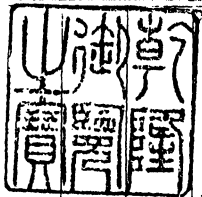
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通鑑）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瑟琴吹洞簫自度曲被（皮義反）歌聲分刌（千本反）節度窮極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宏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人之風烈

班固曰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

哉

考異曰荀紀贊語皆仍班彪唯削去孝宣之業裒焉一語其有旨哉今從荀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任溥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西漢年紀卷二十四　　宋　王益之　撰

成帝

孝成皇帝諱驁元帝太子也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本紀）益封五千户王氏之興自

鳳始傳元后 初許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帝立復以鳳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許皇后傳 擢駙馬都尉侍中史丹為長樂衛尉丹傳 有司奏大鴻臚馮野王王舅不宜備位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諸曹馮立出為五原屬國都尉黃門郎

給事中馮參出補渭陵食官令立參野王弟也（馮奉世傳）遷中書令石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石顯傳）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杜欽為大將軍武庫令故東平相涿郡王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以陳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補長史咸薦御史蕭育杜陵朱博除幕府屬鳳甚奇之鳳素重欽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俾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杜欽陳萬年朱博王尊蕭望之傳通鑑）大將軍開宛（於元反）句（音劬）令東海

薛宣之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傳徵故左中郎將王章為諫大夫章傳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軍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王貢傳序秋七月大赦天下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冬十有一月按此赦為元帝葬而下也元帝以六月葬不應至十一月始赦也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丞相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

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

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匡衡傳

丞相匡衡奏射聲校尉陳湯前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絶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湯傳

建始元年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懐邪迷

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讀曰供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頻寐反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

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報衡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强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御史丞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輙以詔書慰撫不許匡衡王尊石顯傳　石顯等伏辜劉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名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

水數奏封事遷光禄大夫劉向傳 淮陽王欽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淮陽王傳 博士鄭寛中東平内史張禹皆以師賜爵關内侯寛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張禹傳儒林傳 時上方鄉學寛中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大將軍鳳薦長安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

殿誦說有法詔從寬中禹受焉拜中常侍數年金華之業絕出(叙傳)壬子(侯表)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户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户禁有八男唯曼蚤卒鳳崇與太后同母(本紀元后傳)夏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五行志)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本紀)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

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

自子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元后傳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

名宣傳通鑑秋少府名信臣奏罷上林宫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又奏省樂府黄門倡優諸戲及宫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又奏冬生菜强加温火非時而生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本紀荀紀名信臣傳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五行志有兩月相承見東方本紀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于文昌宫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以貫紫微宫荀紀本紀天文志冬十二月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

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宫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

福祐殊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
成王郊於雒邑由是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
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
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
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琅邪師丹
議郎汝南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
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
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

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
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
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
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
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
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
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
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

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

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音戞）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

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勿修天子皆從焉郊祀志　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髙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

有埶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
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
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
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
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
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
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
功用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

勿浚溝洫志

建始二年春正月丞相衡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常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郊祀志本紀 辛巳

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畤后土於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筭四十本紀閏二月考異曰荀紀以為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為閏二月今從漢書本紀正月按長歷是年閏正月漢書以為閏二月漢書為是今從之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本紀五行志初元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荀紀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

后詔采良家女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

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闚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主上富於春秋未有嫡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

哉前言九女畧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宴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讀曰冀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

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讀曰伸）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與吝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許后杜欽傳）

帝遊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必計反）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有男數月失之（班倢伃傳）是歲丞相衡御史大夫譚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扶目反）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

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秦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毋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郊祀志

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五行

志

帝甚敬重右將軍王商徙為左將軍以執金吾任千秋為右將軍而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百官表王商傳秋大雨三十日關内大水渭水虒音斯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横城門入未央宫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户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本紀五行志考異曰五行志作十月丁未本紀秋七月今從本紀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詔求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本紀按原本無夜地震以下與後奏對語不合今補入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太常丞谷永

永傳合陽侯梁放舉前大將軍武庫令杜欽欽傳永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讀與盤同樂遊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

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
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古屢字）失中
與（讀曰歟下同）内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
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内
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
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
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
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皇之職以統羣生方内之治

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閒（讀曰閑）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古笑字）絕郤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與娛同）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讀曰霸）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

誠修後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裦閫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宫親屬饒之以財勿與讀曰豫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與管同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讀曰

乂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遠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讀曰乂下同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

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垂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火故反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税毋殫音單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懐

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
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
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
用六極傳云六沴作見若不共御（讀曰恭禦）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
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
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永傳）欽上對

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來曷反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

為後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適讀曰嫡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徳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内推至誠深思

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讀曰縱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

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欽傳天子異永對特召見之永傳丁丑丞相樂安侯匡衡免百官表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陌為平陵陌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陌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

欲奈何經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陌為界不足故而以閩陌為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隷校尉王駿少府張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

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衡傳

駿吉之子也

建始四年春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百官表益封千戶商為人多質有威重天子甚尊任之商傳右將軍任千秋為左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為右將軍百官表雨于具反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

讀曰供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讀曰嚮宜齊讀曰齋戒辟讀曰避寢以深自責請皇后就宮鬲閉門户毋得擅上且令衆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説讀曰悦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愈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五行志夏上書名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

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説讀曰悦繼嗣日廣而海内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谷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虚文欲末殺先曷反災異淈讕來亶反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與臻同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墻之内咎在貴

妾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讀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與尤同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于萬反衆妾妨絶繼嗣者此二人也永傳五行志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北無薫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宴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

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絶微之應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急復益納宜

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

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杜欽亦倣此意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永傳通鑑

秋七月熒惑隃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天文志

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荀紀

大雨水十餘日五行志

河決於館陶及

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所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寺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决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椑先勞反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溝洫志荀紀壬戌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百官表是歲守京輔都尉王尊為京兆尹百官表初南山羣盜傰音倍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

為校尉將迹射食亦反士千人逐捕顔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讀曰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王尊傳關内侯陳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光祿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

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讀曰嚮沙莫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皮逼反億義勇奮發卒讀曰猝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讀曰遥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

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後西域都護天水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

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廼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徒各反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傳通鑑